

菩提樹下的蝴蝶夢

人間福報副刊 2012/2/9

作者：李若菡

六月，雨季。細雨濛濛的高棉。

也許旅行能讓我閉鎖的心有所觸發，忘卻現實世界裡的某種孤寂。自妳脫去彩衣跟隨佛陀的足跡，已有兩年，我仍不時惦記著四處遊化的妳。一個出世、一個入世，我們的心總交流於天地間的某個時空。

班機飛往柬埔寨（古稱高棉）上空，雲層片片剝落，火柴盒般的房舍錯落於水田間，一尾蜿蜒的長蛇在綠毯上匍匐，這是孕育著高棉子民的湄公河，與水爭地維生的居民，早已習慣了水上漂泊的日子，哪裡有家，河海魚群交會處的洞里薩湖，就是他們生活的地方，無固定的居所，不斷的變動中，自然也發展出一套生活的方式，在水上建立流動的商店、學校、加油站、醫院，也許這就是他們體驗到的「無常」。

遊艇濺起陣陣的水花，身旁兜售水果的小孩兒亦不時伸出他們灰撲撲的小手，只是渴望一些善心的遊客能給他們一些奢侈的糖果餅乾。

椰樹高大直挺，果肉豐碩，透心涼的椰子汁，是每站必點的消暑飲料，那沁入心脾的甘露。使我憶起那日在山上妳親手為我們烹煮的花草茶，同是這般的清涼。那時妳已抖落一生的華麗，成為名符其實的僧侶，選擇南傳的修行方式，回歸於佛世時的素樸，在街市間我窺見那些黃衫僧侶緩步托鉢，總會想起妳。

我去了一趟吳哥市中心的佛寺，將早晨從市場買來的新鮮山竹果，與一些台灣帶來的餅乾供養一名僧侶。我跪下來將供品捧至眉心，用不著任何的語言，互會的微笑成為暑日裡一抹和風。

微雨的午後，跟隨旅遊團進入吳哥古城，我仰望那四面尖塔的吳哥寺，匍匐盤爬至塔頂，考驗對神的虔誠，在滑溼的石階上，我竟向下望，如果這麼一躍究竟是粉身碎骨，還是虛空粉碎？我坐落於一扇窗框前冥思，想起那日的我們聊了一整夜都未曾入眠，妳決定放棄五光十色的舞台，結束自己的舞蹈生涯，在電話裡與家人一番強烈的爭執後，落去一頭烏黑的長髮，隨即飛往緬甸受戒，再至印度朝聖。

妳曾是舞台上最耀眼的蝴蝶，如那迴廊上雕刻的婀娜仙女，幾次代表學校，至國外演出，在倫敦的公車上還有以妳為首的宣傳看板。只是妳一身堅毅，說斷就斷，如妳果決的個性。

我陪著妳收拾住處的雜物，妳留給我一件妳常穿的粉紫色襯衫，以及一條念珠、圍巾，我穿起那件衣服時總會想妳，即使有一顆鈕扣已落去，我仍未曾將它縫上，內心裡總渴望是那脫落的扣子，毋須承襲現世中不斷奔馳的序列。

巴揚寺的塔頂有一百多面的人面微笑，傳說是征戰多年的國王，晚年要求匠人將自己的面容與佛的慈顏溶於岩壁之上，我無心細聽導遊述說微笑的來由，只是默想國王的晚年，在經過權利鬥爭與欲望掙扎後，那無聲的笑是否含藏著某種領悟、征服？是懺悔，還是坦然？

草地上那叢叢跳躍的蟋蟀，在佛住世時，總要此時節結夏安居，究竟是慈悲，怕踩傷了那些幼小的生命，還是不忍擾動那跳躍的舞群為這夏日所帶來波波律動的美感？蟋蟀們愈跳愈高，而一隻蛙伺伏在後，長舌迅捷地將它裹入腹中，於是一位舞者沒去了，但燈光並未暗下，仍是一列的熱情跳躍。

那年妳選擇出家，而我選擇繼續就讀研究所，妳感到娑婆世界中的無奈與苦迫，無盡的生死輪迴，使妳感到厭離，於是選擇超然的跳脫，剪斷煩惱長絲。而我給予深邃的祝福之後，內心卻有些許無奈，因不如妳的果敢，生來就是個優柔寡斷的人，仍有太多的責任與問題的駝負，只好欽羨妳如自在的鳥兒，飛出閉鎖的牢籠，從此天地自在。仍不能忘懷陪妳上山剃度時，妳那清澈堅毅如翠石寶玉的眼神，彷彿這一生的命運都已經掌握在妳手中，用人生最瑰麗的青春年紀，去實踐佛陀發現的真理，獨自走向超脫的旅途。

妳曾感到過最深刻的孤絕嗎？我正在觀看巴肯山上的夕照，揣想曾在現實中翻滾過的妳，在眾人掌聲中簇擁的妳，以及現在一身孑然的妳，是否曾感到一絲孤單，如燦日餘暉下的一抹不捨。

究竟那寂寞是翻滾於塵世中的憂愁，還是一種對生死無盡的悲憫。高棉的孩童很純真，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並不是很好，常常都是髒兮兮的跟隨著大人兜售一些紀念品，拉著妳的衣角說著簡單的中文「姐姐，一個一塊。」不管妳是妙齡小姐，還是歐巴桑，他們都只會叫姐姐。我總會給他們一些台灣的糖果餅乾，還有一些舊文具，那收到禮物的孩子燦爛的笑了，為我繫上他們編織的花環與草戒，一路上雀躍地成為遠處消失的虛線，而我心頭卻像是供養了佛，感到喜悅和溫暖。

與其說是施捨，不如說是供養來得恰當些，我開心那些孩童成為我心中的綻放的朵朵水蓮。為我心頭直種下些許的慈悲。

這裡的每一處都可以入畫，或許因為貧苦，所以仍然保持著素樸。我在塔頌將軍廟看見古木參天，那粗壯的根鬚，堅實的如支撐房舍的梁柱，千百年來就這樣在靜定的推移中，讓厚實堅硬的石塊建築如同積木般的散落在它的根爪上。妳說修行是不是也是如此，那亙古劫流的習氣纏繞，也要有如古樹般的堅毅勇氣，搏倒宿世堅固的無明業習。我望著那古樹許久，想傾聽那枝幹間奔流的心跳，似入了靜定中的禪者，是否仍留存著這般規律的吐納。

我合掌問訊如見一位高僧。

內戰曾讓柬埔寨陷入一陣愁雲，以頭顱堆疊出哀傷的輪廓，即使波布政權推翻，但遺留下的地雷仍是他們心中的恐懼；地雷炸傷了許多的人民與孩童，劫後餘生，眼盲、殘疾，只好乞討。

沿著一處古建築的石階而下，遠處蔥綠的菩提樹下，傳來當地特殊的樂器奏揚的樂音，但旋律卻是如此的熟悉，當我凝神靜聽，原是台灣的流行歌曲，導遊才緩緩說起近年來觀光客多，尤以日本、台灣、韓國的遊客最為大宗，於是他們為了多討些錢生活，只好多想些花招能來討取觀光客的歡心，如果是韓國團的經過他們就會奏〈阿里郎〉，日本團就是〈日本演歌〉，而台灣團則是黃安的〈新鴛鴦蝴蝶夢〉。

我在菩提樹下矗立良久，想起曲調中的歌詞，「昨日像那東流水，離我遠去不可留……。」定格靜觀，如同一台攝影機，抽離其他官能，獨留一雙眼與耳。靜定攝入那些殘疾人的面容與歌聲，一位手持鈴鼓的眼盲婦人，似乎忘卻了自身的哀痛，熱情的應和著，跟隨著樂曲的節拍擺動。彷彿記憶中某種生命的殘缺，就同湄公河水一起流去吧！

我想起「無常」。在遠處遊化的妳，似乎也是體驗到生命中最深刻的無常，卸下舞台上幻化的彩衣翩飛，換以僧侶調勻的步伐，寧靜地於遠處的山林間，獨舞。